

杏花春雨劍

[上]



〔湘〕新登字002号

杏花春雨剑（上）

新 耀 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9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195,000 印数：1—10,000

ISBN7—5404—0980—0

I·782 定价：3.80元

—

目 录

第一章	天牢愁夜闻鬼嘶	(1)
第二章	古城惊走苦儿男	(25)
第三章	一抹斜阳照墟寺	(66)
第四章	天涯弃儿蒙殊难	(111)
第五章	森森剑气无休歇	(155)
第六章	红粉金戈苦贪欢	(196)
第七章	意痴心醉惹狂情	(249)
第八章	莽莽众豪受欺瞒	(301)
第九章	江湖宜醉不宜醒	(348)
第十章	曳旗大战荒野滩	(406)
第十一章	清浊难辨白发妇	(456)
第十二章	一曲玉音几消魂	(506)
第十三章	漫漫妖霾闯冷泉	(556)
第十四章	滚滚红尘渡众生	(605)
第十五章	恩恩怨怨几多回	(653)
第十六章	堆云山畔现身形	(698)
第十七章	彩驼遗恨无穷事	(737)

第十八章	终识风雨故里人.....	(770)
第十九章	醉狐溅血一惊梦.....	(812)
第二十章	风云再起西北行.....	(846)

第一章 天牢愁夜闻鬼嘶

南京古城的八月，天气显得特别闷热。夜空浩渺无际，一轮孤零零的月亮，小心翼翼地向更远、更深的苍空隐去，偶尔从云层钻出来的几缕银辉，射在高耸的城楼和宫禁九阙清一色的琉璃瓦上。

街道上，阒无人迹，巡值、更夫不时发出一阵“笃——”的竹梆声，除列队健卒发出匆匆的脚步声外，更显得四处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三山门右侧陡门桥旁的应天府天字监牢，却是另外一番不祥的景象。无数盏灯笼在黑暗中晃荡，映照着兵丁们困倦的面孔。不时从四处角落里传来轻轻的吆喝声：“蜡烛小心，注意落锁……”

监牢四周的房顶上，不时还有几条黑影伏在房脊暗处，从枝叶浓密的树隙间向监牢院落窥视。一派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

自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应天府天字监牢关押着从各地解送来的钦犯，自然戒备森严，非同一般。

监牢四周砌着坚固的监墙，高丈二，厚两尺，以花岗岩

作墙基，砖缝中灌入桐油、糯米浆和石灰汁，硬若铁石，烧造的墙砖上打印着造砖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姓名，若被劫牢者凿墙穿洞进入天牢，必拿制砖者问罪。

监牢按八卦图形排列出七星望楼，每座望楼耸立牢房之上，俯瞰连毗的牢房，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即鸣炮聚众。

监牢东侧的监官住所，灯光昏幽，虽然天气炎热，却窗帷密遮，罗帘低垂。

檀香木制成的圆桌旁，坐着矮胖的狱官马忠。由于连日来梦寐难安，他双眼熬得通红，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他迟滞地伸手端起桌上的酒杯，仰头一口而尽，神情颓丧地对暗中一人说道：“沈大人，如今牢里关了这个宝贝，杀不能杀，送不敢送，整日里提心吊胆，兄弟们一个个累得哇哇叫，这等下去，不出半月就没有人值夜啦！”

黯淡的烛光微微地跳跃着，窗前一张太师椅上斜坐着一人，听罢，长长叹了口气，没出声。

这人身后席地而坐坐着四名劲装男子，一个个闭目养神，将长剑横在盘膝上。额上青筋毕露，肌肉发达异常，一看便知武功不弱。

“沈大人，这钦犯究竟是什么人物？值得如此兴师动众，要不，奏明圣上斩了算啦。”

“大胆！”

那人转过身子，两眼射出逼人的目光，脸色阴沉，显得极不耐烦。

羽林军指挥同知沈依豪，官拜四品，理应在京师供职，约束麾下缁骑，却在这应天府天牢守候了十五天。

他在等待不知名的知情者自投罗网，恪守圣旨捉拿大胆的劫狱人。

沈依豪高眉棱、高颧骨、高鼻梁、高高挑起眉梢，配合着一双鹰眼，赭黑的面孔，令人一看便有不怒自威的震慑力。

“沈大人，怎不能这般磨下去吧？这死囚一把干骨头，能熬几滴油？说不定是抓错了人！”

“马老弟，此人乃圣上钦点要犯，江湖上至少有百名一流好手在追杀他，说出他的名头，别把你屎尿吓出来。”

“他是谁？”马忠木呆的眼光有了几丝生气，探头问道。沈依豪四处瞄了瞄，低声道：“北溟宫神驼肖石。”

“啊！他不是北溟宫公主毕女侠的管家吗？他还活到今天？肖石掌管北溟杂务，武学深不可测，颇得北溟武功要领，怎么落在圣上手里？”

马忠惊讶得双目圆瞪，脸上的横肌抽搐了几下，自从将这死囚关进天牢，他做梦也没想到，囚犯竟是冲天神驼肖石。

沈依豪见他骇得脸色发白，皱了皱眉头，道：“马大人不必担忧，我这些宫禁侍卫也不是吃素的。”他指了指盘膝而坐的四名汉子。

“真的有人会来劫牢？”

“嗯，肖石身藏罕世之秘，虽受尽酷刑，抵死不招，圣上无奈何，只得将他押在天牢，等候他的同党落网。此人乃江湖一流豪客，如今天下尽知他晓得北溟绝秘，不会罢休的。”

“沈大人，是不是为了那传闻已久的北溟玄功……”马忠微微一震，不由自主地站起身。

沈依豪脸色顿时一沉，厉声喝道：“马大人，不干你事，休问！莫非不怕诛灭九族之罪。你尽职守卫监牢就是。”

马忠不禁打了个寒颤，默默端起酒壶，注视着酒壶上那条造型逼真、张牙舞爪的青龙，不敢再问。

正在此时，沈依豪突然打了个手势，静静地望着房顶，左颊上那颗红痣轻轻跳了一下。他轻轻拔剑，干咳了两声。

四名侍卫纵起身，嗤地抽出兵刃，蹑手蹑脚溜出房门。动作轻捷，形同山豹。

“沈大人，我咋办？”

马忠惊悸地抬起头，伸手扯住沈依豪衣襟，胆怯地缩了缩颈脖。

“坐下喝酒，别动！鱼儿来了，正待下钓饵。”沈依豪弯腰一弓身，如弹丸般射出窗户，寂然无声地窜到院落里。

“呼！”倏地一道黑影从西厢房顶飘来，轻功怪异，若离弦之箭在房顶上几点，没半点响动已到监牢铁瓦上。他在不到寸许的房脊上骤然停下，四周张望，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这时，有健卒惊呼：“有贼！房上有人。”巡值、更夫一齐呐喊，监牢顿时大乱。

但见灯笼如梭，兵刃铿锵。隐伏在暗处的三四名高手身形晃动，扑将上去，一个个如下山饿虎，身后夹风。

那人并不惊慌，一个纵跳落在西面的矮屋上，格格直笑：“叫姓沈的来会我，你们不要送死！”那笑声哑中带嘎，有如野狼嘶叫，又恍若妇女哭泣，男不男、女不女的假嗓音传

来，令人一阵寒慄。

沈依豪心头一沉，这人嗓音虽然难以入耳，但这笑声与众不同，乃是丹田发出，若非内家功力达不到这等火候，笑声怎能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

黑夜如漆。刹那间屋顶上兵刃碰撞，火花乱迸，幢幢黑影缠在一团，四名当地请来的监牢护监围着那人厮杀起来。

那人两手空空，一拳出手，七八个拳影晃出。只见他在屋脊上步法轻巧，快如闪电，时而跳跃如猛虎扑食，时而踢脚犹如野马奋蹄，拳出处呼呼有声，发如疾风。众人仰首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沈大人，我们上！”

大内四名侍卫按捺不住，持剑跃跃欲试。

沈依豪冷笑道：“这人中气充足，功力颇为精湛，若不负绝学，怎敢如此大胆。然此人未免太狂，视我等为无物，恐怕其中有诈。学武者无心智岂能达到如此火候，再等等看。”

他持剑跳到矮屋前的空坪中，仰首不语，静静观斗。

四名护监武功也不弱，围定那人摆开四蛇阵法，乃是依据先天八卦易理化合，按东、南、西、北、中五行方位，那男腔女调的人正居中央戊土位置。

四蛇阵法布开，护监手中利刃如毒蛇吐信攻击陷身中央的敌手，被困之人，若不冒失出手还好，一旦出手，立即动一而牵全脉，四蛇阵法跟着发动，四条毒蛇随方位变化，循环出手，此进彼退，生生不息，令你遮前顾后，挡左迎右疲于奔命，稍有闪失，必死于乱剑之下。

灯笼照得四周如白昼也似的，监房盈尺之地瞬间摆开了

杀阵。

那黑影在中间转动身子，又是一阵傻乎乎的笑声：“姓沈的也太胆小啦！拿你们当替死鬼，可惜，可惜！”腔调依然若鬼祟般难听。

沈依豪不知此人武功深浅，何方来路，不敢贸然行事，他耐着性子，冷笑道：“好汉！在下沈依豪在此等候大驾多时了，有本事赢了我这几个兄弟，再来和我理论。你当这是茶楼酒肆，愿来则来，想走就走，今日不见血，休得离开此地！”

他眼睛骨碌碌一转，暗暗向手下四个大内侍卫示意。四名侍卫蹑步移向监房四角，堵死了去路。

“要见血么？这个容易！”

那人霍地挥掌主动出击，掌心外露，吐气开声，阵法已自发动。就在同时，监护们八道连环掌猛然推到，交替推出十六道劲风，齐向中央攻去。

十六股强烈的刚劲掌力汇集在一点，任何一个内家高手，也不敢轻攫其锋，别说人乃血肉之躯，纵是精钢铸成，在如此强若狂风的掌力之下，恐怕亦要毁成一块块碎片。

众人仰首，无不骇然心惊。

这人临危不乱，不待掌风袭至，身形一闪，黑衫飘飘，纵起六七尺高，凌空飞起，飞燕似的直扎四蛇中为首的东面之人身后，半空里挥掌劈下，一团劲风，夹雷霆万钧之势，恍若快刀斩向那护监后颈。

只见血花一溅，护监惨叫一声，直栽下监屋，脑袋竟被这人肉掌代刀齐齐劈落下来。

众健卒惊得一阵乱叫，若非亲临其境，谁能相信天下竟有此奇人，怪不得他敢口出狂言，恃技傲人。

沈依豪见状，不禁大惊失色，心里念头一动，喝道：“阁下何方来客，请报上名头！”

那人鼻中轻轻哼了两声，藐视地道：“老爷不耐烦告诉你，先送这几个替死鬼上西天。”

说时迟，那时快，足尖一点铁瓦，身躯又纵将起来。这三名护监早已骇得双膝发软，面如白纸，见这人又摇晃身躯，手掌变化出几道掌影，一声发喊，一个个踉踉跄跄栽下房来，脚刚落地，头也不抬，抱头鼠窜而逃，边跑边叫：“碰着鬼啦！碰着鬼啦！今生今世再不玩枪耍刀，去罢！”一溜烟走得无影无踪。

沈依豪突然被激怒了，狂吼道：“掌上灯烛，我看是个什么鬼！”

那人立住脚步，骄矜地道：“既然知道爷们的名头，你还问什么？”

沈依豪一怔：“报上名头，领死！”

“千里勾魂鬼正是在下，鹿鸣使者这个名字不太陌生吧？”嘶哑的妇人嗓音令人着实可怖。

沈依豪心头不由微微一震。千里勾魂鬼乃江湖上令人生畏的索命四使之一，千里追踪取人项上易如反掌。此四使生性冷酷，武艺高深莫测，不知出自何门何派，来自何山何麓，来无踪，去无影，是人见人愁的黑煞星。鹿鸣使者乃四使老大，虽未曾见其面，但久闻其恶名，不想，今日竟是他来劫狱。

沈依豪不觉有些心虚。可事已至此，众目睽睽之下，堂堂四品指挥同知是没有退路的，硬着头皮也要上了。他自然而然地朝屋上拱了拱手，笑道：“原来是大名震耳的鹿鸣使者，幸会，幸会。英雄都应明晓事理，此乃应天府天牢，关押的都是钦犯，四海纵横千里，好汉天马行空，为何到这里闯祸？”

鹿鸣使者哈哈笑道：“皇帝老爷的禁宫，老爷想去走走，谁敢挡驾，你一个小小的应天府天牢，来玩玩有何妨，说笑，说笑！”

沈依豪用眼角瞟了一下怒气冲天的四名侍卫，不觉胆气生了许多，他恼羞成怒道：“你当我沈依豪何等人物，敢出此狂言！老实告诉你，我这指挥同知可是一刀一枪搏出来的，不是个冒牌货，大江大河见得多了，你到底想来干什么？”

鹿鸣使者刷地从矮屋顶上跳下，稳稳落在院落当中，道：“特来探视老友肖石，挡我者死，让我者生！”

众健卒高举灯笼一照，猛见此人面目，均心惊肉跳，发出“嘘——”声。

鹿鸣竟似个阴阳人，脸上光生生、白嫩嫩的，嘴唇轮廓丰满，略微上翘，疏淡的眉毛下一双凤眼十分妩媚动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好武斗勇的特征，恰恰相反，还显出几分妇女的秀润。

“你到底是男是女？阴阳怪气，一副妮子态。”沈依豪吃了一惊，喝道。

显然此言刺激了鹿鸣的隐病，他胀红着脸，猛一跺脚，喝道：“黑汉子，看样子你想与小爷玩几招。”他暗暗运气，力

贯足心，脚下青石板咔咔裂成龟缝，说罢，俯身拾起一块青石板，在手上掂了掂，然后五指收拢，只是指缝间纷纷落下细粉。

刹那间的事，惊得众人均伸出舌头，交头接耳，赞叹不已。

沈依豪眉头一皱：“区区小技卖弄啥，使者不肯赏脸，兄弟只有舍命奉陪了。”他的脸陡然一沉，一抬手：“上！”

话音才落，四名侍卫闪电般围定四角，摆开了阵势。沈依豪脚踏“八盘遁影步”，右手青锋长剑一挥，只见寒光一划，剑如推起千层刃浪，剑尖直指对方前额的“心经穴”。

鹿鸣嘿嘿一声冷笑：“指挥大人，你这套猴儿把戏在京城翻几手还行，当真，差远了！”他边说边滑步偏身侧首避招，左手伸指拨挡剑脊，右手化掌为戟，一招“流星射月”扎向沈依豪咽喉。

沈依豪武功本不弱，幼年曾拜名师习艺，加之悟性甚高，深得佛光大师青锋九龙剑要领，所以并不惊慌，他那招乃是虚招，其中暗藏着无穷变化，若敌手不闪避还好，只要一闪避，招式跟着对方身形而变，但见剑锋一旋，连连使出“海市蜃楼”“幻象万千”两招绝技，刀锋向鹿鸣手腕削去。

鹿鸣一怔，不禁脱口而出：“好剑法，在下走了眼，看不出羽林军中还有这等高人。”忙不迭躲避着。

沈依豪青锋剑出手快捷，招式毒辣，身形闪处，剑招忽变千种，陡见寒光飞洒，刹那间闹得鹿鸣手忙脚乱，险象环生。

鹿鸣斗了十几招，团团笑脸上渐渐露出冷峻之色，烛光

下，凤眼里闪出逼人的凶光。

“啊呀！沈指挥愈斗愈来劲了，我这千里勾魂鬼莫非碰到了煞星。”

他冷笑了两声，娘娘腔显得格外阴森、恐怖。话音未落，掀开衣摆，从腰上解下一根亮晃晃的银链索，迎风一抖，发出铮铮的声响。

只见他纵起数尺，银链在空中划出几个光圈，席席劲风扑面而来。这银链长有八尺，重四五十斤，竟如玩弄绳索一般得心应手，马鞭粗的银链就如飞蛇似地朝沈依豪颈上窜来。

沈依豪一见不好，急忙低头躲避，只觉耳边风到，链尖直击自己太阳穴，大叫一声：“不好！”头一偏，银链倏地弯曲着向手臂缠去，刚撩起手臂去拨，感到手臂一阵麻木，已被链锋扯掉一块皮肉，顿时鲜血直淌。

沈依豪大惊，一蹲身躯，“呼”地飞起一腿，踢向对方下胯。谁知那银链像软蛇似的，紧紧又缠住自己左臂，被鹿鸣迅即一扯，沈依豪竟被拉离地面，身体腾空朝外跌去。

沈依豪顺势一缩身子，凌空翻了一个跟斗，脚刚着地未稳，鹿鸣又飞起一脚，踢在沈依豪的臀部。这一脚力若千斤，沈依豪身子飞起四五尺，重重摔落在青石板上。

四侍卫见了大惊，一齐抵剑冲上。

鹿鸣猛喝道：“谁敢上前！谁有它硬？”说着，抬脚一跺，铺地青石板断作数截，陷下土里半尺许。

侍卫们面面相觑，顿时木呆，

沈依豪又气又恼，喝道：“临阵退缩者，杀无赦！”他衣袖

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咬牙站起，挺剑扑向鹿鸣。

鹿鸣使者“咯咯咯”一阵阴笑，“官兵中也有如此不怕死的，佩服，佩服！可惜沈指挥佛光青锋剑并未施展，有胆量的上来斗个输赢，也不淹没佛光大师当年一片苦心。”

不提佛光大师也罢，鹿鸣提起佛光大师，沈依豪顿感无地自容，他气得钢牙咬得咔咔直响，凛然道：“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上！”

鹿鸣嘘了一口长气，纵起身躯直落监屋铁瓦，登登登向西奔走。

沈依豪见他如鬼如魅，似精似怪，快速绝伦，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诡秘怪异，暗忖：“让这厮走了，日后如何做人，传到京师少不了重责。”与众侍卫一对目光，相继纵上屋顶，一溜人向西飞快追去。

短短个把时辰，直闹得监牢里狱卒人人心惊，一声吆喝，四散巡查而去。

“哐——，哐——，哐——”鼓楼上传出沉闷的报时声，在空旷的石头城上回响，已经三更了，监牢又恢复死一般沉寂。

这时，闷热的天气陡起大风，乌云泼墨般弥漫天际，监牢四周的大树被风刮得枝叶乱舞，发出凄厉的呼呼声。一道惨白的闪电撕破了夜幕，接着，由远而近，轰隆隆滚来一阵阵雷声。

马忠眼见侍卫和沈依豪追赶鹿鸣而去，舒了口长气：“好厉害的贼人，高来高去如履平地，也许是神驼肖石一伙的，可惜沈大人斗不过，要不，正中圣上之意……”他闷闷的放

下酒杯，缓步走到门口，抬头看了看电闪雷鸣的夜空，眉头微蹙，暗暗寻思：“但愿今夜无事，沈大人不回，若再来个追魂鬼，怎么是好！”

转身入房，刚刚坐定，从身后窜出一个人来，寂然无声地立在马忠椅子后面，寒光闪闪的刀尖直抵他的喉咙：“静声，马大人！”

在晃晃悠悠的烛光照射下，墙上投下抖动着的长长黑影。马忠转身抬头，惊得浑身冒冷气。这人高得出奇，瘦长长的足有九尺，如一杆竹篙，削斜的肩上挑着一颗头，又大又长，一张令人生畏的马脸，憔悴、发黄，眼睛枯涩无光，眉宇间似乎有一层深深的愁苦。他比刚才那鹿鸣更丑陋可怖，不敢正视。

马忠吓得一屁股跌在椅子上：“又碰见鬼了，壮士饶命，大侠夤夜到此何干？”

这人冷冷说道：“不错，在下正是百步迷魂鬼，病梅使者，刚才乃吾家老大，我是老二，我和他谁更难看？”仿佛索命四使以丑为荣，以丑为耀，互相竟以面目相比。

马忠惊恐地抬抬手：“你……你比他更难看，他把人吓瘫，你能把人灵魂吓出九窍。”

病梅笑了笑：“马大人很会拍马屁，饶你不死。”他好像很满意，笑得眼睛挤成一条细缝。

“大侠莫非为肖石而来？”

“不错，你很聪明，把监牢死囚窖钥匙给我，有赏。”

马忠犹豫起来，监官交出钥匙是犯律条的死罪，面对凶煞一般的病梅使者，一时语塞。

病梅狞笑着将刀尖在马忠眼前一晃，“休得啰嗦，快点！不然，要你的狗命。”反腕一转，扣住马忠的咽喉，如铁勾锁喉，凉沁沁的又冷又硬。

马忠嘴里冒出一口血，艰难地摇摇手，微声虚气地说道：“大侠松手……我……”他已感到周身发麻，血脉缓流，喉头一阵阵揪心的疼痛。

病梅笑道：“滋味如何？厉害还在后头，要不要试试？”他松开手指。

马忠哪里还敢怠慢，踉踉跄跄走到床头，取出钥匙递上，一边“喔哟哟”地哼个不止。

病梅从怀里摸出一颗硕大的珍珠，递给马忠，笑道：“此珠价值百金，足够大人一辈子受用，出去谋生作个本钱。”

马忠胆战心惊刚接过珍珠放入怀中，只见病梅张开五指，迎面一拍他的前胸。突然之间，一股劲力直插他胸口的“玉堂穴”中。

马忠霎时闭气窒息，全身如针刺也似的，四肢全然动弹不得，一时胸闷晕死过去。

病梅冷哼一声，吹熄灯烛，轻轻将马忠塞入床底。不一会儿，床下便发出了粗浊而又均匀的鼾声。推开房门，见前面不远处走着两名值更兵丁，他们揉着惺忪的眼睛，向监窑走去。病梅蹑步弯腰紧随后面，拐了三四道弯，穿过一道长廊，便到了死囚监房。

此狱始建于洪武四年，牢房极小，每间不过十尺，囚犯进去无法躺下，只能坐蹲。展目一望，但见一排枕头窑，外墙抹成深灰色，牢房门顶的墙面画了一副青面獠牙的凶恶图